

上官雲飛 著



金扇玉箫



上官雲飛 著



金扇玉箫

下



责任编辑：刘英民

封面设计：一夫

ISBN7-80505-383-9

I·355 定价：7.50 元

120-5
1221

金扇玉簫

上

上官雲飛 著

花山文艺出
一九九〇年・二

金扇玉簫

下

上官雲飛 著

花山文
一九九〇

内容简介

十年一度的六盘山“神州四异”之会，“北邙鬼叟”带来了名为武林第一人的“浊世狂生”司马藻的血肉模糊的人头，还有他须臾不离的武器——金扇玉箫为佐证。其他“三异”便不得不履约：风流妙道找不到“天外之天”不准挨近女子；西域酒神喝不到“酒中之酒”，十年禁饮；南荒睡尼如找不到“人上之人”，则十年不准她睡眠。

自此，江湖中奇事迭起，风诡波谲。许多隐迹多年的黑白两道的高人巨擘纷纷出世。一粒“豆香天蔻”，引起群豪垂涎；为一段错占姻缘，又使几位天人长眠不醒。旧怨未报，新怨又生；一波未平，又起一波。

这部武侠小说，情节曲折离奇，人物性格怪异。但始终告诉人们一个真理：美的总要战胜丑的，只有扬善抑恶，才是立身之本。

金扇玉箫

上官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 32 18.75 印张406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
1990年12月第1次印 印数：1—30000 定价：7.50元

ISBN 7 - 80505 - 383 - 9 I 355

（全两册）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引 | 子 东西南北 | (1) |
| 第一章 | 岳阳酒会 | (11) |
| 第二章 | 醉解千愁 | (29) |
| 第三章 | 天香豆蔻 | (46) |
| 第四章 | 人上之人 | (69) |
| 第五章 | 蛛丝马迹 | (92) |
| 第六章 | 天外之天 | (120) |
| 第七章 | 意外奇逢 | (131) |
| 第八章 | 风波迭起 | (151) |
| 第九章 | 微山湖上 | (172) |
| 第十章 | 狠毒二绝 | (186) |
| 第十一章 | 旧世前尘 | (211) |
| 第十二章 | 琵琶行舞 | (228) |
| 第十三章 | 万妙山庄 | (254) |
| 第十四章 | 勾心斗角 | (270) |
| 第十五章 | 金钩风云 | (291) |
| 第十六章 | 恩恩怨怨 | (311) |
| 第十七章 | 错占姻缘 | (330) |
| 第十八章 | 玄天仙子 | (348) |
| 第十九章 | 剑钩之约 | (369)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章 | 红袍羽士 | (386) |
| 第二十一章 | 碧目深谷 | (406) |
| 第二十二章 | 碧目魔娘 | (427) |
| 第二十三章 | 石破天惊 | (448) |
| 第二十四章 | 蛮荒盗药 | (470) |
| 第二十五章 | 飞灾奇祸 | (49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离奇莫测 | (513) |
| 第二十七章 | 龙争虎斗 | (535) |
| 第二十八章 | 阳阴差错 | (557) |
| 第二十九章 | 谁不断肠 | (578) |

引子 东西南北

东、西、南、北！这是什么？

这是四个字，用鲜血写在一片乱石黄沙间的四个擘窠大字！

这地点是甘肃省的六盘山中，时间约莫是暮春三月。

这令节，若在江南，正是“草长飞莺飞红酣绿战，侵帘芍药，堆径菁芜”的良辰佳节，但塞上春迟，积雪才消，青旗未展，寒山风木，独带凉凄！

血写的“东字”之上，堆了九具骷髅头骨；“西”字之上，放着一盘用石灰腌着的人耳，“南”字之上，插着一把精芒闪闪的长剑及一柄黝黑短钩；“北”字之上，却空无所有！

夜沉沉，但并不静！六盘山这山深之处，有的是虎啸、猿啼、风声、鹤唳！

“东”的东边是一片茂密森林，奇松古柏，结顶交柯。一阵歌声从那里传来，词不可辨，但铿锵磅礴，沉影苍凉，总属苏辛长调一类！

西面峭壁陡削，石剑拈青，壁顶传下击筑

三声，音调极其狂傲高古！

南面则面临一条千丈幽壑，壑中也有木鱼梵音的隐约气息！

只有北面的一条险径以上，空荡荡，静悄悄，所有的仅是茫茫月色！

刹那间，歌声、筑声、梵音声一齐收歇！

再一个刹那间，“东南西”三个血写的大字上边，同时飞落了三条人影！

站在“东”字上的是一个羽衣黑冠，长须飘拂的清癯道长；在“西”字上的，是位肩负朱红葫芦，豹头虎额，虬髯盈腮，醉态可掬，四十五六的高大壮汉；站在“南”字上的，则是位银发皤皤的缁衣老尼！

东面的清癯道长，目光一扫老尼醉汉，首先发话说道：“我们‘东瀛妙道，西域酒神，南荒睡尼，北邙鬼叟’四人，被江湖中尊称为‘神州四异’！因彼此武功仿佛，多次过手，上下难分！才约定这十年一会，各携珍奇难得之物，参加比赛，夺魁之人，即可在这十年之间，使其余神州三异，接受一项命令！前十年因被华山上清宫，浊世狂生一扰闹，盛会未成，好容易今日才在这六盘山中相聚，怎的不见‘北邙鬼叟’？”

站在“西”字上的西域酒神，醉眼一亮，手指着“东瀛妙道”，狂笑说道：

“老杂毛整日沉湎女色，居然变得如此糊涂！你说‘北邙鬼叟’未来，这血淋淋的‘东南西北’四个大字，是谁写的。”

东瀛妙道闻言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抬头观看月色，默不

作声。那位南荒睡尼，眯着一双仿佛好梦初醒，睡意未足的细眼，有气无力地缓缓说道：

“此时未交子正，‘北邙鬼叟’可能还赶得上这十年一约的‘神州四异’盛会！”

南荒睡尼语音方落，月光之下，黑影电飘，半空中有人声冷于冰地阴阴一笑说道：

“北邙鬼叟怎会忘却十年之约。老夫依时而来了。诸位带来了什么珍奇罕见之物？”

语音冷得赛过寒冰，身法却快得如同闪电，东瀛妙道，南荒睡尼，西域酒神三人，只觉得眼前微暗之下，血写的“北”字上边，业已站着一位威震武林，飘忽无伦的“北邙鬼叟”！

这位北邙鬼叟，身穿一件极其宽大的黑色长袍，头发四散披垂，几乎把他那张满布刀痕疮疤的狞恶面容，遮住十之七八！

他左手提一只朱红漆盒，右手空空，微背月光，与南荒睡尼，相对而立！

东瀛妙道微笑说道：

“我们这种别开生面的赌约，其实极难！因为我们不同世俗眼光，对于赵璧隋珠，燕金越玉，都视同粪土一般，究竟要什么样东西才算上是珍奇难得之物，真是煞费踌躇！”

说到此处，用手一指脚边的九具骷髅头骨微觉得得意地笑道：

“所以我特地带来九具骷髅头骨，第一层的两具，是少林达摩院首座超尘，藏经阁首座法本；第二层的三具，是东海三剑中的第一剑‘屠鲸居士’，第二剑‘神算先生’，以

及东南诸省黑白两道，均为之侧目的‘追魂恶客’司徒秀……”

南荒睡尼低声念了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倦眼微开，看看东瀛妙道，摇头说道：

“道友所带来的这几具骷髅头骨，虽然别开生面，但未免过于嗜杀，上干天和！因为‘屠鲸居士’可杀，‘追魂恶客’当诛，‘神算先生’莫小圃，却是一位淡薄名利，与世无争的隐逸之士！尤其少林双僧，何辜遭劫？……”

东瀛妙道不待南荒睡尼说完，便即狂笑说道：

“老尼姑何必猛虎吃素？假作慈悲！武林中谁不知道神州四异，善恶无常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！你那双睡眼，只要突然大睁，还不是立即有人流血五步？何况我这九具骷髅头，并非全是好人，最下面那四具，便是新近崛起绿林，勾漏山天魔寨‘无相勾魂天魔女’钟素文手下的四大瘟神恶煞！”

西域酒神听完东瀛妖道九具骷髅的来历，不禁拍掌大笑说道：

“老杂毛，想不到我们居然不谋而合，异曲同工，你成了这九具骷髅的要命凶星，我却去找了西域一派喇嘛们的晦气！”

东瀛妙道眉头微蹙，看了看地上那盘人耳问道：

“西域武学，首推‘飞龙’，你这盘人耳，难道……”

西域酒神拔去肩头的葫芦塞，张嘴运气一吸，自葫芦中飞起一线香冽酒泉，直注嘴内，“骨骨”连声地几口下喉，然后塞好葫芦，大笑说道：

“这盘里共计十三只人耳，其中十二只，是‘飞龙寺’

六大护法罗汉的颊旁之物，那只耳垂最大的，则是威震康藏，号称西域一派无上宗师‘班嘉活佛’的一只左耳！”

南荒睡尼默然半晌，指着插在血写“南”字上边的那柄精芒闪烁的长剑，及黝黑短钩，缓缓说道：

“你们为了这些人头人耳，费了大力，但贫尼为了这一钩一剑，也用尽苦心！剑是春秋时欧冶子为楚王所铸，名曰‘龙渊’，吹毛折铁……”

南荒睡尼话犹未了，那位自来后就不大说话的北邙鬼叟，突然插口阴阴问道：

“钩恐怕比剑更为难得。爱睡觉的老尼姑，这是不是昔人杀子，以血衅金，而成无坚不摧，绝代神物的‘吴越金钩’？”

南荒睡尼心中惊服这位北邙鬼叟的见识目力，点头微笑。

东瀛妙道一阵轩眉狂笑说道：“我和醉鬼弄来当代中原西域，武林中第一流人物的人头人耳，老尼姑却又找到春秋神物‘龙渊宝剑’，与‘吴越金钩！’费心费力，旗鼓相当……”

说话至此，转面对北邙鬼叟笑道：“你这个狡佞无伦老魔头，所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？上次盛会，被‘浊世狂生’搅得不曾聚成，这次总得有点高低，若再平平而散，未免太不够味，而下次的题目，也就更难出了！”

北邙鬼叟放下手中的朱红漆盒，但并未打开，锋利如刀的目光，自披面长发以内，一扫东瀛妙道，西域酒神、南荒睡尼等神州三异，阴森地问道：

“你们把少林双僧，东海三剑，追魂恶客，天魔四煞，以及西域飞龙寺班嘉活佛，护法罗汉等人，列为武林第一流

058996

人物，难道就再没有第一流中第一流的人上高人？强中强手？”

西域酒神摇头晃脑答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我们神州四异，就是第一流中第一流的人上高人，强中强手！”

东瀛妙道插口说道：“还有一个似与我们互相颉颃的，便是‘无相勾魂天魔女’钟素文……。”

北邙鬼叟冷冷追问道：

“有没有武功智计，仿佛要比我们略高半筹之人？”

东瀛妙道、西域酒神、南荒睡尼，几乎异口同声一齐答道：“长年寄居华山上清宫的绝代怪客‘浊世狂生’！”

北邙鬼叟一阵慑人心魂，幽森得几乎不似出自人口的狞笑怪笑，伸手慢慢揭开所带来的朱红漆盒！

盒中所盛，是一颗血肉尚未腐尽，极为难看的骷髅人头！

北邙鬼叟指着人头，得意地阴笑连连说道：“这颗人头，就是三位一致公认，武功智计均比我们要略高半筹的绝代怪客，‘浊世狂生’司马藻！”

南荒睡尼听说北邙鬼叟居然把“浊世狂生”司马藻的人头弄到，两只向来不睁开的细眼，顿时精光暴射、笼注在朱红漆盒以上，但也不过轻轻一瞥，便即向北邙鬼叟微哂说道：

“你怎么证明这颗人头，属于‘浊世狂生’司马藻？或是……”

北邙鬼叟自鼻中“哼”了半声，幽森一笑，说道：“尼姑为何不向老道、老杂毛带来九具骷髅头骨，追究来历？却光对我如此仔细盘查！好在真金不怕火炼，人头血肉半腐，虽然看不出是否‘浊世狂生’，但这柄‘沉香折扇’与这支

‘碧玉洞箫’你们总该认得是司马藻片刻不离身旁之物吧？”

说完，便自宽大的黑色长袍以内，摸出一柄紫黑折扇，一支碧玉洞箫，托在掌中，让南荒睡尼等人过目。

其余神州三异，哪消细看，到眼便知道这一扇一箫，正是“浊世狂生”司马藻寸步不离之物，一齐在惊讶无已之下，出声微叹！

北邙鬼叟又是一阵得意已极的阴森怪笑，目光电扫三人，傲然问道：“这颗‘浊世狂生’司马藻的人头，能不能令我北邙鬼叟丰秋，在今日此会之中独秀‘神州四异’？”

东瀛妙道等人，虽然极度惊讶于北邙鬼叟丰秋，怎能把盖世武林怪杰“浊世狂生”司马藻的人头，弄到手中！但因事实俱在，自己这等身份，不容不认败服输，遂由西域酒神

发话道：“慢说你这老鬼，能把司马藻的项上人头取得，就算仅仅把他寸步不离随身佩带的‘沉香折扇’‘碧玉洞箫’，弄到六盘山来，今日之会，也应该推你抢元占首！如今我等一齐服输，这十载之中，每人均听你一项命令便了！”

武林人物，最讲究一诺千金，所以东瀛妙道，西域酒神，及南荒睡尼三人，明知道这位凶狡绝伦的北邙鬼叟，所令自己的，必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大难题，但却不能不静听发话！

北邙鬼叟丰秋，又是一阵鬼嚎似的阴森怪笑，手指东瀛妙道说道：“你这老杂毛，生平最爱糟蹋‘少女’，所以才有‘妙道’之称，如今我叫你去做桩难题，做得到时，立时恢复自由自在，但若做不到时，这十载之中，我不许你出手伤人，更不许你接近女色！”

东瀛妙道闻言不禁眉头深蹙，向北邙鬼叟丰秋愤然叫道：“丰秋老鬼，我们既然认输，在这十年以内，只得让你张狂！”

快说出来，你要给我一个什么为难题目？”

北邙鬼叟丰秋，散垂遮面长发，微一飘动，嘻着一张厚唇板齿的血盆大口说道：“道家讲究控鹤乘龙，翱翔碧落，我要你这老杂毛去找‘天外之天’！若找不到‘天外之天’，这十载之中，便不许你出手伤人，及接近女色！”

东瀛妙道把“天外之天”，低低吟了两遍，向三人微微一稽首，道袍大袖略展，人便闪进密林之中！

北邙鬼叟见东瀛妙道一走，冷酷无比的目光，转向西域酒神。西域酒神见状，自葫芦中，吸了几口美酒，叫道：“丰秋老鬼真狠！我知道你是仗倚今日之胜，想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，利用十年岁月，慢慢折磨我们，你大概也要给我出个难题，做不到时，十年以内，不准出手伤人，不准张口喝酒！”

北邙鬼叟丰秋点头笑一声说道：“醉鬼猜得有点道理，但我这个难题，就是要你喝酒，不过不是喝普通的酒，要去喝‘酒中之酒’！只要你能喝得到‘酒中之酒’，便立时恢复自由自在，否则你已猜对，十年禁杀，十年禁酒！”

西域酒神惨然一笑，自肩头解下那只硕大无朋的酒葫芦来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竟自掷入深渊，目光狠狠一盯北邙鬼叟丰秋说道：“我西域酒神陶大杯，自如今开始，便海角天涯去寻找‘酒中之酒’！但丰秋老鬼不必得意，十年以后，你是否还能带一颗‘浊世狂生’司马藻的人头，到六盘山内？”

北邙鬼叟丰秋，一阵骄狂得意大笑！笑声之中，西域酒神陶大杯的高大人影，业已翻上西面那陡削绝壁！

如今只剩下站在‘南北’二字上的南荒睡尼与北邙鬼叟，

默默相对!

南荒睡尼见北邙鬼叟命令东瀛妙道去找“天外之天”，西域酒神去喝“酒中之酒”，却猜不出他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难题？把两只睡意惺忪的倦眼微睁，缓缓问道：“丰秋老鬼，你总不至于促狭得十载之中，不准我睡觉吧？”

北邙鬼叟丰秋，冷然答道：“我不准东瀛妙道亲色，不准西域酒神喝酒，当然也不准你南荒睡尼睡觉！”

南荒睡尼脸上颜色一变，北邙鬼叟丰秋，又以一种尖酸刻薄的神色，继续说道：“你青灯半世，两鬓已皤，一个人睡觉，本来无甚滋味，所以我给你的难题，比较更为特别，是要你去嫁人！”

南荒睡尼名列“神州四异”，为武林一代宗师，哪里受得起北邙鬼叟这等刻薄？手中“龙渊宝剑”及“吴越金钩”微掣，便自当胸点到！

北邙鬼叟丰秋，吸胸微退，厉声叫道：“南荒睡尼，难道你食言背信？”

南荒睡尼适才出手，是被骤怒所激，如今想起自己赌约落败，再重的侮辱，也只有暂时忍受，留待十年以后，彼此清算！

遂愤然住手，怒睁双目，炯炯寒光，笼注北邙鬼叟，静听他还有什么花样？

北邙鬼叟丰秋，哼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尼姑放心，我不是要你去嫁普通人，是让你嫁‘人上之人’，你就陪人睡觉，否则这十年内，除了不准出手伤人，并只准你在蒲团打坐，不准你上禅榻安眠！”

南方睡尼气得双足连顿，足下青石，块块碎裂，僧袍大